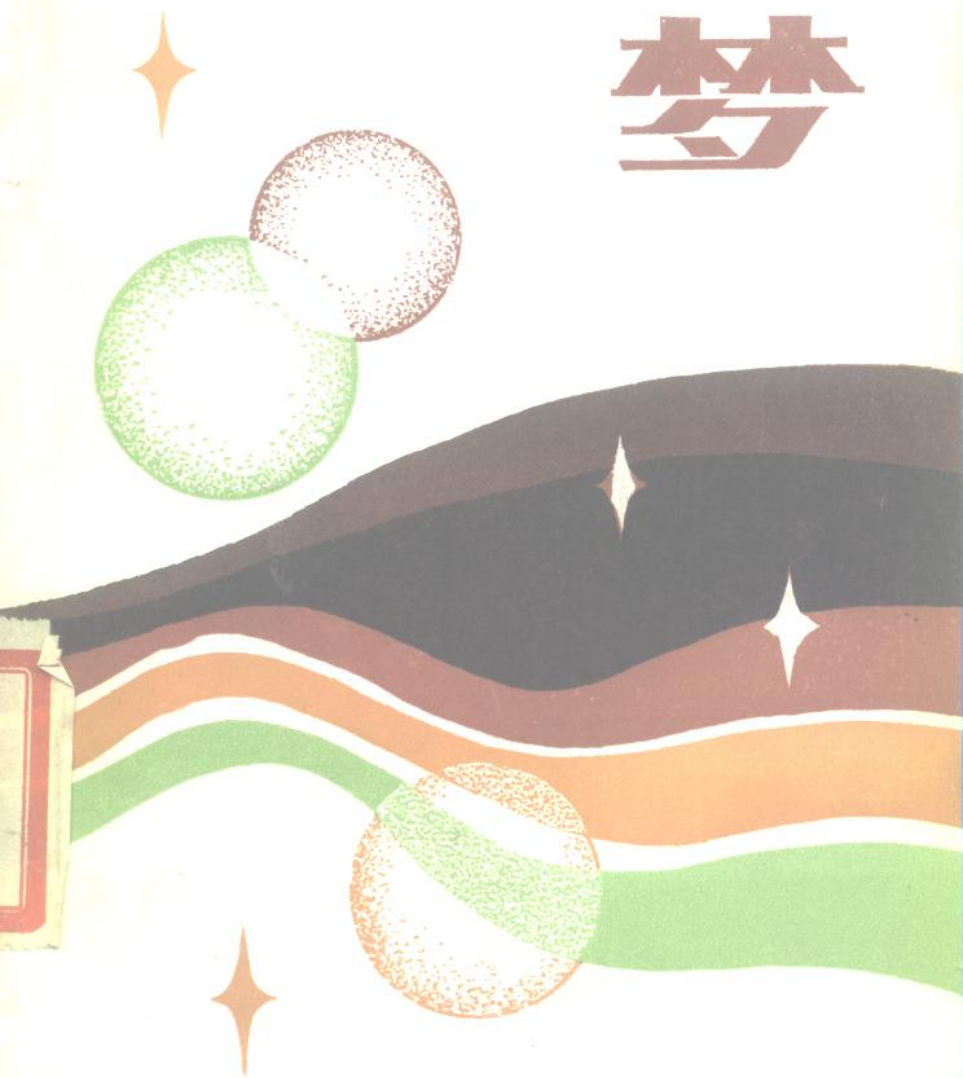


三十五个文学的 梦



三十五个文学的梦

冉淮南 刘毅然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9528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59528

三 十 五 个 文 学 的 梦

冉淮南 刘毅然 编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94千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185·89 定价：1.70元

卷首语：

呵——《三十五个文学的梦》！

勿须多加解释，这带有浪漫色彩的名字，足使人的想象去自由驰骋。

可能人们还依稀记得——一九八四年深秋，当北京街头红叶如火的时候，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迎来了三十五名男女学员。这，曾引起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和文学刊物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之中，有些已初露锋芒，咄咄逼人；有些已才华横溢，芳名显赫。这一群，真可谓一代新秀崛起文坛！

那么，他们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呢？成功的秘诀又在哪里呢？我们想，答案还是留给读者自己从本书中去寻找吧。不过，我们想肯定地说一句：文学的司芬克斯之谜，别无它解，只有靠勤奋和苦斗啊！

记住——苦斗。

今天，如果说结集出版《梦》这本书是

春日的播种，那么，我们等待的将是金秋
的收获。

愿你们鼓满风帆——远征吧！

我们翘首企盼……

目 次

前 言	冉淮舟 刘毅然 (1)
遥远的追求	李本深 (3)
远天的一片云	沈石溪 (13)
云里雾里	成 平 (22)
梦里梦外	董保存 (30)
起 点	刘再光 (37)
创作伊始	王海鸰 (43)
第一次	刘宏伟 (48)
偶然起步	肖 于 (57)
行路难	宋国勋 (63)
思愁路	王苏红 (68)
高山·人生·苦海	张俊南 (75)
红舞鞋啊红舞鞋	张 波 (82)
面对殷红的血	钱 钢 (89)
因为我的那些战友	何继青 (96)
关于我自己	常 青 (103)
想起了故乡	朱向前 (108)
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	管谟业 (115)
没有余地的选择	丁小琦 (125)
此恨绵绵无绝期	金 辉 (130)
送他一支无头箭	崔京生 (142)
连队,我的摇篮	苗长水 (150)

在那熏黑了鼻孔的土油灯下	傅宁军(154)
哦,景颇山的路	徐 军(160)
这条小路正在变宽	陈道阔(169)
零公里处的约会	尹卫星(173)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黄献国(184)
认识自己吗?	江 水(191)
梦 释	宋学武(196)
坐看云起时	施 放(201)
往 事	李 荃(212)
淡绿色的追忆	陈晓东(218)
一个跋涉者的回顾	李存葆(235)
动已动人的事业	徐广泽(249)
理想之光	刘英学(254)
期待,留给明天	雷 铎(265)

前 言

冉淮舟 刘毅然

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刚刚建起的文学系，我们迎来了三十五名学员同志。这是一支青春欢乐的，朝气蓬勃的，有男有女的文学队伍。他们当中，有些已经蜚声文坛，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或是全军优秀作品奖。他们的小说，不少已经改编拍摄成电影，或正在改编拍摄……

自然，他们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成长，几乎都有一段苦涩的经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缺憾，基础知识比较薄弱，文学素养也不够丰厚。因此，为了便于远征，他们尚需补充弹药，储备粮草。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建立起来的一个整训基地。这些在军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青年作者，怀着一颗勃勃的雄心，一种宏远的追求，来到这里，无疑是军事文学新军的一次战略集结，必将在创作上拓展开一条更为宽广的路。

因为学习、工作，我们和这些学员同志逐渐熟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厚的感情。他们都把文学视为一种庄严、神圣的事业，而对这一事业执着的爱和献身的精神，更是令人感奋和激动。在一次名为“文学之梦”的晚会上，两名学员表演诗朗诵，将三十五名同学所发作品

联在一起，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假如失败，也会留下《山中，那十九座坟莹》，
不，是留下三十五座坟莹！

无须赘述，读者可以去看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我们只是想，广大的读者，一定愿意对他们多所了解；而爱好文学的青年，更希望从中得到某些启示。编辑这本小书，自然是为了读者；另外，也有这样的心意，对这些学员同志表示一种寄托，一种祝愿。

已经是春天了。这支文学新军，播下的是金色的文学之梦。我们深信，待到秋天，定然会有累累硕果，丰盛收获。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

遥 远 的 追 求

李 劫



正如世界上有许多条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追
求和追求不一样。

我的追求是什么呢？常常
自己也说不很清楚。

记得我曾在我的一本中篇
小说集的扉页上写过这么一段
话——“一个孤独的旅人，在
大漠中疲惫不堪地跋涉，前方
是遥远的地平线。他明知道永
远也到不了那儿，但他还是一

直朝那儿走……”

我的追求，因其遥远而常常显得朦胧、缥缈。

我是一个苦苦的追求者，一个苦恋者。爱情总是在不
知不觉中来到人们心中，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堕
入情网的。这真是一张情网啊！文学的维纳斯，我的恋
人，自从我堕入她布设的情网之后，我的一切便不由得我
自己主宰了，我便成为可怜的乞讨者了。

她至今不肯我顾。我甚至没有机会看到她回眸一笑的芳容，偶尔只听到她的裙裾的窸窣，环佩的叮当，馨香的飘逸。然而，当我紧追前去，却只有竹影摇曳，白云如故，落得一声惆怅的叹息。继而，我便更加如醉如痴地穿过森林，踏过沼泽，越过山丘寻找她的芳踪。在暗夜之中，就象水手在大海上听到了鱼妖的婉转的歌声……

哦，文学，一个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

我钟情于她，我苦苦地追求于她，究竟为了什么？是因为她天生丽质，华贵雍容，可以珠玑生辉，宴乐瑶池么？是因为她风骚过人，可以挽之而招摇过市，引俗人注目么？是因为她来从九华之中，飘然尘世之外么？

不！我之所以如此苦苦地追求于她，仅仅是因为我的灵魂可以在她的臂弯里得到片刻的休憩。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切。

当我写作第一首诗歌、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那首先是诗歌、散文、小说。那只不过是我要说出来的一些话；只不过是萦绕在心头的一种情绪找个排遣；只不过是觉得我和我的战友们的某些经历、某些苦恼和欢乐还值得向别人一述。如此而已。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投向司芬克斯的最初的情书。

我的家庭并没有给我多少文学的教养。查遍我的家谱，也只是在前清的雍正年间出过一个武举人，据说还是花了银子买的。

我的童年和每个人的童年一样，都是金色的。

然而，到了少年时代却赶上了可怕的饥馑。大约是由于饥饿的缘故吧，许多的记忆都荡然无存了，至今忆得起的事也大都同食物有密切的关系。生理的简单需求，动物般

的需求，巴甫洛夫学说中的“条件反射”，就足以概括那一时代的全部生活了。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只是一张营养极度不良的病态的脸，以及肝大两指。

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饥馑年代了。精神的饥饿比肉体的饥饿更可怕，那是一个制造精神的木乃伊的时代。那个时代只允许有一种颜色，一种形体，一种语言，一种手势，甚至在梦中也大约只允许有一种呓语。

那时候，我在一个小小的煤矿上的工读班就学。实际上没上几堂课就去大串连了，徒步走出八百里地，冰天雪地中落下个寒腿病，便迷途而返了。及至派性斗争升级，则被赶到井下挖煤，接触了许多工人，那是我真正地用一个成人的眼光来认识生活的开始。我看到了在生活的最底层的人们的精神的苦闷、压抑和灵魂的焦渴。那些言语粗俗的“煤黑子”们，那些疯挣浪花，过一天算一天的“煤黑子”们，真是一群有血肉，有呼吸，有着侠义的肝肠、硬朗的骨气和善良的心地的人。他们是我真正的老师。他们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远不是教科书上的那个样子。鱼目和珍珠、粪土和黄金往往混杂在一处；善与恶、美与丑往往纠缠在一起，分不出哪是因，哪是果。腐朽往往化为神奇，神奇也往往化为腐朽。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一九六九年，当珍宝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我跨上了我的战马，做着英雄的梦。

珍宝岛的枪声激起了我的渴望和冲动，激起了我在军人的舞台上充当一个英雄角色的强烈欲望。战争就在身边，一切的梦想转瞬便会成为现实，简直是一伸手就能够着的

事啊！

然而，我并没能能够参加捍卫祖国神圣边疆的战斗，却是卷入了另外一种狂热的浪潮——宣传“九大”精神，宣传“最新最高指示”，“把喜讯传遍草原”……

英雄的梦想忽然变得遥远而又虚幻了。

以后，我随部队进驻贺兰山中。我来到了古战场。那儿曾经燃遍烽燧，岳飞曾经在那儿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满江红》词。“乘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何等的气势！何等的魂魄！那苍凉而广阔的古战场，给予我多少悠悠的遐想，又给予我的气质以何等的陶冶。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泯的民族战将之魂又每每使我咏叹不已，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四肢乃至灵魂都强壮了起来。军人的自豪感，军人同民族征战历史的血缘关系，军人对于祖国和人民负起的沉重的责任和使命，便成了我创作的最初的动力，或者说是媒介点、触发点。

我就是从这儿起步的。

最初的“作品”都涂抹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我歌唱古战场，歌唱黄河古渡头旁边高耸的烽火台，歌唱埋葬着古代征人的白骨的戈壁和大漠。往往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凭吊的感伤，吟颂那霜天晓月、锈断的矛戈箭簇、那夜半犹闻的角吹、那随风飘逝的刁斗之声。历史的巨大的空间，给我以驰骋想象的自由，也常常同陈子昂一起登上“幽州台”：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从历史得到的熏陶比从现实得到的启迪要大得多。甚至有一度，对已经逝去的冷兵器时代怀一种病态的崇拜。

也许，我的思想一开始便守旧了。

不，我想那大概是为了填补那一畸形时期的思想空虚而转向历史的缘故吧。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气质，每个人有每个人形成自己气质的殊途；一个人既不可能对什么事情都异常敏感，也不可能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作家的气质往往是作家的个性和流贯其中的气韵，有多少个作家就有多少种气质，即使相近，也绝不会完全一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由此才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格和各显其能的群体和流派。

我在文化的沙漠中跋涉。常常为了借到一本书而费去很大的力气。我从鲁迅而上溯历史，将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一一抄录，将《李太白全集》一一抄写，线装成册，至今还摆在书架上。这些艺术瑰宝，开阔了我的胸襟和视野，启迪了我的想象，培养了我的艺术感受力。无形之中，我那昏昏然沉睡的自我意识渐渐地苏醒，并且渐渐地升起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一段时间，我在师演出队里担任创作员，因而得到了许多学习和读书的便利，甚至把我居住的那间乐器库房名之为“贺兰书屋”。

一九七四年，军区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我有幸参加。在学习班期间，写作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浪里蛟》。

紧接着，又发表了第二篇散文《沙漠清泉》。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其间甚至还不到两年！

我有点忘乎所以了。文学创作不过如此，进入专业创作队伍亦决非难事。文学的维纳斯似乎对我格外地垂青呢！

然而，我从此便大错特错了，事实教训了我的愚蠢，使我至今还在无边的泥淖里翻滚。

最初的微不足道的成功居然使我雄心勃勃地铺开摊子大干起来，我要写长篇小说了！上手便是洋洋三十万字，好家伙！

正是这个大部头的东西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是在装备低劣，修养贫乏，生活阅历和思想准备都几乎谈不上的情况下上马的。“蚍蜉撼树谈何易”？三年的工夫全泡了汤，连个泡沫也没有翻起来。一再地起草，一再地重起炉灶，折腾得我疲惫不堪，心灰意懒。忽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忽而又觉得自己屁都不是。

我尝到了“失恋”的滋味。文学的女神只在我眼前隐约地闪动了一下，便杳然而逝。自己酿造的苦酒只有自己来喝干了，那是难以下咽的。

我痛恨这苦酒，但也感谢这苦酒。它浇灭了我心头的虚火，也使我的肺腑在新的希冀和新的追求中燃烧起来。

一九七九年，总政组织部队作者深入广西、云南边防前线实地采访，我也在其中。一到前线，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仿佛置身于一片神奇的土地上，置身在英雄之林里，置身在喷发、冲腾、沸滚的江河之中。真实而非虚幻地听到了那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乐章。从那一一张张被硝烟熏黑的年轻的脸膛上，我看到了历史的延续，看到了我

们民族的振兴的希望之所在，也看到了中国当代军人的魂魄。

在那次，我写下了一页页战地笔记和随感，创作了十多篇散文和报告文学。一切都是真实的，新鲜的，感人的，我不必向壁虚构，也不必为文而造情，一切关于创作的观念都隐退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一任滚翻的激情在纸上铺泻。在炮制了多年的长篇小说之后，在苦心琢磨了多年的结构、技巧和辞章之后，甚至有种返璞归真的快感和轻松，一个新我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跳了出来。不久，我就将我的二十多篇散文结集出版了。

此后，我便全力转向小说。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考虑：小说这种体裁更适合于概括时代，塑造典型，更能舒展手脚，放胆而为之。

然而，真正写出一篇好小说却又极不容易。虽然，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硝烟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把目光从遥远的历史拉回到现实，使我加紧对于当代军人生活的思索，但是，我背上却背着沉重的包袱，这包袱里什么玩意儿都有，有“高大全”，有“三突出”……传统的反动，历史的巨大的惯性力时时掣肘。一朝为鬼魅所惑，则三年不脱鬼气。落笔时，本意在于辟一新鲜天地，成篇之后一阅，却“似曾相识燕归来”。愤不欲撕碎焚之，从此洗手不干！然而，旧梦难消，旧情难断，思恋越苦，则追求越切。

痛苦吗？当然痛苦。文学本身即是痛苦大于欢悦的事业。“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作为追求的目标说来，我以为与其十分具体，莫若宽泛一些、朦胧一些的好；以意而领气，以气而致动。

此后，我便在培养自己的“意”和“气”上下工夫了。我要彻底地割断那根旧的脐带，我要鼓起反叛者的精神，也许这才是务文之本。

那一时期，我写作了《大柳树下传奇》、《昨夜琴声昨夜人》、《丰碑》等十多篇小说。绝不是说这些小说有多么完美，但其中确实也透露出了我在摆脱传统的惯性力方面做出的一点努力。这当然是就我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沙漠蜃楼》。这是我在军事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方面迈出的一步。接着，又发表了《吼狮》和《沉醉的大漠》两部中篇小说。

除过这些作品之外，我还发表和写出了《跃马大青山》、《要塞行动》、《悬崖上的闪电》等三部长篇小说。

总起来说，创作的数量不可谓不多了。但这是不是说我的追求已经有了点眉目？

不，我的追求仍旧是那么遥远。在取得了这些创作的成绩之后，我自然也欣悦；但在欣悦之余，袭上心头的却又是一片迷惘和惆怅。我的心陷入了更深的苦恋。当今中国，沧海横流，英才无数，伐木以当笔，倾湖以为墨，佼佼者何止千百？我不敢与其比肩。当今中国，沧海桑田，历史性的变革正在日甚一日刷新社会和民族的面貌，我这一介弱冠，又为此洒过几点笔墨，做过几多文章？——惭愧！

惭愧之余，还是得追求。

从前，我追求，那是一种自发的、朦胧的、带有许多盲目性的追求。那时候，我只是凭了我的感觉来写作，虽然纯真，却也幼稚、直露、浅显。

此后，我又仅仅满足于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将人物镶